

《中国校园文学》十年精粹 · 科幻小说

智星

ZHIXING

黄序等著



出版社

《中国校园文学》十年精粹·科幻小说

智
星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智星/黄序等著. - 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00.1

(《中国校园文学》十年精粹·科幻小说)

ISBN 7-5015-2495-5

I. 智… II. 黄… 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76204 号

责任编辑: 方 伟

封面设计: 刘家峰

责任印制: 张京华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(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: 6834 3259)

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 6.875

字数: 152 千字 印数: 1-5000 册

定价: 11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一	瞬	(1)
墨	镜	(60)
智	星	(143)

□
1
□



瞬

黄序

孟思凡拉开亮红色“宝马”的车门，踏进右脚，一个低头侧身坐在棕色真皮座椅上，优雅地调整了一下体位，“砰”地带上车门，耳膜一阵小小的压力。他不紧不慢地对着后视镜审视着自己，随即不屑一顾地瞟一眼身边朝自己微笑的李小娟，他的女秘书。她略微着了一点淡妆，穿着非常得体，既显得很青春，又带着成熟女性咄咄逼人的魅力。

孟思凡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挂档，松开手制动，扫一眼反光镜，轻轻抬起离合器，“宝马”便刷地沿着路面滑开去，换了几次档，速度已经上到一百五十迈。车开得很平稳而没有丝毫杂音，只有两旁向后急速跃动着的景致能证明它的运动。

“哗哗哗……”孟思凡腰间的BP机响了起来。他没有减速，伸手抽出那只乌黑的“摩托罗拉”汉显，熟练地按着键。液晶屏上出现几行字：孟总裁，小心天上。收报时间：1996年8月26日，23:45。什么意思？这没头没脑的信息使他很烦躁，他皱了下眉头便不再理会，继续开他的车。

突然，李小娟惊恐地尖叫起来，声音足可以穿透车顶



篷。孟思凡顺着秘书的目光向上望去，只见天上一个山一般大的火球正向他们直砸过来！汽车前挡风玻璃立刻开始变形融化，随即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切都成了飞灰……

“啊！”思凡一骨碌爬起来，四周很黑，他瞪着眼深深嘘了口气，感觉是个梦。

隔壁爸妈房里有了一些声音，随即亮了灯。

思凡皱皱眉，眯起眼望了望：“没事儿没事儿，做梦。”

“快睡吧。”妈妈的声音，“明天不是还要去郊游吗？别把手放胸口，啊。”

“侧着睡好。”爸爸关切地补充。

思凡浑浊地答应一声，开灯看表：正是八月二十七号零时。于是关灯睡了：

孟总裁？不是。孟思凡才刚是个高二的学生，开学上高二，十七岁。妈妈张慧珍是一家大医院的妇产科护士长，帽子上有两道蓝杠，不知有多少婴孩由她牵引着步入这个世界。爸爸孟池韵是大学物理学教授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，也不知有多少青年由他指引着步入高科技的殿堂。思凡生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他的幸福，父母都疼他，这不，孟池韵学校给他配了一个BP机，由于根本没怎么派上用场，就借给了儿子。这下可乐坏了思凡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穿裤子，系皮带，然后郑重其事地把BP机从上到下别进去，随着小夹子“喀嗒”一声扣住，思凡心中总有无尽的满足感。运动短裤不能穿了，原因只有一条：不能系皮带。上课的时候自然是不能让它搞出声响的，只能调到“加震”状态，每当这东西在腰间悄无声息地颤起来，整个人都会高兴得随之舞动了。不过，最让人兴奋的还是让它叫，虽然传来

的信息不看也知道是爸妈告诉他又忘带什么书了，要不就是让他回家吃饭或因为有事外出不要回家吃饭之类的。但看着同学们向这边投来的羡慕的眼光，就比白捡个钱包还让人高兴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张慧珍就起来了，轻轻把儿子房间的门关上，开始为他今天郊游的午餐忙活：先是一大条法式面包，然后是几根红衣大火腿，最后把昨天做好的酱牛肉放进微波炉里加热；趁这个空当儿，掏出一张五十元的票子塞进思凡的书包，仔细地系上带子。

孟思凡也起来了，在忙着穿裤子，磨磨蹭蹭地收拾停当后拉门出来：“呦，谢了妈，有什么好吃的？”微笑着跑过来乱翻。

“刚搞好，别弄乱了。”

“哎妈，”思凡想起了什么，腻乎到妈妈身边，“今天郊游，你多呼我几次吧，以前要么没动静，好不容易呼一个，还老那么点儿事儿。”

妈妈嘴角动了动，揉揉没有睡醒的双眼，继续手中的活计：

“不是妈不想呼你，人家寻呼台小姐的态度也不错，就是人一问我贵姓我就发毛，好几次都挂掉了。”侧头看看正睁大眼睛专心听的儿子，张慧珍顿了顿，一脸严肃地纳着闷，自言自语：“没做什么亏心事儿啊，咋老心虚呢？”

一句话逗笑了母子俩。孟池韵边系着衣扣边笑着走出来：

“你妈呀，上辈子欠人家的！哈哈哈。”

三个人笑成了一团。这是一个和睦的家庭。





二

大客车把才赋高中的四百名学生运到城市边上的一个山地，是新近开发的景区。

大家下了车。经过一番复杂而喋喋不休的交代和组织，终于以班级为单位自由活动了。一开始自然是攀山。这个景区惟一与众不同的就是它的原始和天然，上山是没有台阶的，只能四肢并用，下山更是要加上屁股才行。其实，这也正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，城市人每天爬够了楼房，好不容易玩一趟爬石头，新鲜。

思凡今天仿佛格外有劲，陡峭的山路在他脚下施展不出一丝威风。不一会儿他就蹿到全班最前头，还不时拉哥们儿一把，帮一帮稍弱一些的女孩子，挤到人堆里蹭着照像，有使不完的力气。

“一线天。”赵松站在一块大石头前，一字一顿地念着上面的红字阴文，又抬头看看眼前搭在一起的两块巨大山石和中间隐隐露出一条白缝。

思凡凑了过来，一手插着腰，也看着。

赵松撇撇嘴：

“什么玩意儿啊？哪儿哪儿都‘一线天’，黄山有一线天，庐山有一线天，就连这么个破玩意儿也敢叫一线天，贫不贫哪。”

思凡接过来：

“凡是有个缝的都这么叫，俗！”

“那我们家厨房有好几个一线天呢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小哥俩搭着肩膀乐开来。赵松是班里的活宝，什么事打他嘴里说出来就是另一个味道。

上午过得很快，转眼日头已升到了头顶。山间一块几百米见方的小盆地，成了高一(六)班的休息场所。大家三五成群地席地而坐，这些家里的小皇帝们纷纷打开各自的书包，展示自己的“御膳”。思凡、赵松和几个要好的哥们儿坐在一起，没有开吃，喘着粗气聊天。

思凡用手按着腰间的BP机，眼睛环视着在对面山石上边说笑着边优雅进餐的同班小姑娘们，思绪却胡乱滑开去：

李小娟今天真漂亮。上面是白色紧身小短衣服，但那袖子却长到手指第三关节。下面旧牛仔裤一套，再背一个什么都装不下的“双肩挎”，多清纯！多淑女！今天还看了我两眼，那眼神……真……嘿！你何二傻又凑过去干什么？今天我盯你一天了，老跟人那儿臭贫，烦不烦哪！梭子身材！整天就那么一个模样，合着我和一照片呆了小一年，还是恐怖片！连《同桌的你》都唱着不带劲，谁给你做的嫁衣……爱谁谁！

思凡越想越有气。忽然BP机响了起来。他心头一喜，伸手向腰间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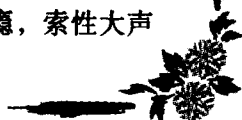
“哟，思凡，日理万机呀，百忙中还能陪哥几个出来郊游，不易。”一个黑黑的男孩打趣道，引起一阵低沉的窃笑。

思凡一笑，把“电蝻蝻”掏出来瞧。

“一个男婴。”淡绿色液晶屏上赫然显示着四个字。那字仿佛扭曲着在嘲笑他的上当。

思凡有些摸不着头绪。以前也接到过一些呼串了线的信息，但从来都没这样怪异，是妈妈跟他开玩笑？是吧……

“噢！什么万机百忙的，人家孟哥也是人嘛！不是公事，是大嫂子给咱生了个带把儿的，来报喜的是吧，孟哥？”赵松在思凡身后瞥见了，便发挥开来，还觉得不过瘾，索性大声





呼叫起来：“大家注意啊，咱孟哥喜添贵子……”

一句话惹得同学都往这边看，紧接着是不可收拾的哄笑和七嘴八舌各具创意的补充和添油加醋。李小娟也睁大眼睛向思凡和赵松脸上望，和几个身边的女孩交换了一下眼色，便用手背挡住嘴开心地笑起来，面颊飞红，神情十分可人。

思凡看在眼里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我呸！”突然装作恼羞成怒，笑着跳将起来，向罪魁冲去。

赵松一看不好，拔腿就跑，哇哇地叫着求饶。思凡哪肯罢休，穷追不舍。同学们更高兴了，纷纷放下手中的事来观战。

两人距离越来越近了，只见思凡抬起右手，在空中犹豫了片刻，终于横扫过去，打在赵松肩头。

“呀！”只听赵松凄惨地叫了一声，整个人便飞了起来，就像一片被风吹起的树叶，手臂无助而狂乱地挥舞着，紧接着全身重重砸在五六米开外的大石上，扬起一阵小小的尘土。

四周顿时安静下来，有的人微张着嘴，目不转睛地慢慢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大家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吓懵了，有些手足无措。

隋老师毕竟是班主任，定了下神，喊道：“快去看看赵松！”说着，放下手中泛黑的铝饭盒，夺步冲过去。

同学们也都醒了，纷纷围拢到赵松身边。隋老师用手兜住赵松肩膀，帮他翻过身，并使他就势躺在自己怀里。

隐隐听到赵松哼了一声，没有表情却沾着泥土的脸上写满了无辜，突然使劲地拧了一下眉头，一股暗红的很脏的血由发丛中涌出来。有几个人在不住地喊他的名字，有另外几

个人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去叫车。空气是紧张的，让人透不过气来。

孟思凡一直呆呆地立在原地，就像他周围的石头。双眼早失去了刚才的神采，直直盯着赵松摔去的方向，两片嘴唇不住翕张着，右手五指不断慌乱地相互揉搓着，手心已沁出了汗。

腰间，BP机屏幕上幽幽浮现四个字：一个男婴。

三

医院里。

一个大夫摆出一副治不好你也治不死人的架式，在听隋老师叙述事件的全过程，不时在纸上划上两笔。有两三个同学在一旁补充，张大眼睛，比划着双手，很认真。

在临时病房，思凡陪在赵松床边，低着头，看自己的手。赵松已经醒了，仍旧没有表情地望着这个刚刚把他打得飞起来的哥们儿。

“我……我真，”思凡嘟囔着，“真没想到，会这样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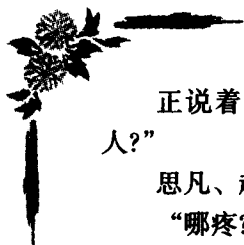
赵松挣扎着笑了一下，把手搭在思凡右臂上：“没事儿，咱哥们儿什么时候动过真的？”顿了顿，“不过，你这回失手也太邪乎了一点儿吧？是不是，是不是什么东西绊了我一下呀？”

思凡无力地摇摇头。

“嗨，行了行了。哎，我腾空的时候，是不是特酷，啊？”

思凡展了展紧锁的眉头，伸手抚住赵松的肩膀，轻轻点点头：“酷……”





正说着，一位小护士端一盘子走进来，问：“谁是病人？”

思凡、赵松对视一眼，想笑，赵松说：“我。”

“哪疼？”

“头。”

“就头？”

“就头。”

“不是打着肩膀吗？”

“是，但那儿不疼。”

“不疼？”护士显得很轻蔑，“能叫你飞起来了还不疼？我看看。”

赵松边解扣子边说：“真不疼。”

护士贴近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怪了，不红不肿。”说着轻轻用手试探着捏，“怎么样？”

“不疼。”

“这儿呢？”

“不疼。”

小护士显然没遇到过类似的症状，抬起身时带着满脸的困惑和仿佛被人看穿了底细的窘。

“不疼不痒不红不肿，这药怎么上，给你自己涂吧。”说完扭转身出去了，好像受了大委屈。

赵松不知怎么想到了入院时填表的情形，笑着说：“中国人的习惯，知道也要问一问，姓名？年龄？男的女的？审人的感觉好！有快感！”

思凡没笑，问：“真的不疼？”

“真的。疼我干吗说不疼？”

“那倒真是怪……人都打飞起来，挨打的地方不疼？”思

凡继续看自己的手，却猛地呆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”赵松觉出不对。

“哎，你看看，”思凡忙把手递过去，“你看你看，我这手……”两人头凑在一起，凝神观察。

“我记得你上次给我算命，那纹儿不是这样的。”

“对，对……嗨！不对！男左女右，我算你右手干嘛？”说完，仰身又躺回原处。

“噢……”思凡稍松口气，急忙伸出左手，一看，再一次将心提了起来：

“左手也是！”

“啊？”赵松忙又凑过来。

“上次，我说你爱情线长，还分叉，你小子有艳福还脚踏N只船。”

“对对。可现在，怎么没分叉了？”

赵松抬眼看思凡，思凡专心看着手掌。

“你看这三条红线的分布，也……”

“是，和以前绝对不一样，形状挺怪。”

“掌纹不该变的，一辈子都不该变的，是吧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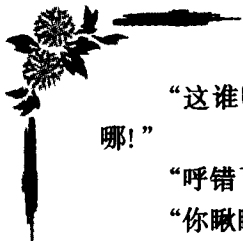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应该……不过没事。变又怎么着？又没影响你什么。倒是旁的人……”说着，拉长声音叹气，扶着额头倒在床上，脸上刚才的严肃又被顽皮冲刷得一干二净。

思凡坐直身子，独自发愣。就在这时，那曾经一再困扰他的BP机又像幽灵一般适时地响了起来，局促的声音在低矮的病房里显得特别刺耳，就像要把人的头皮生生扒开来。

思凡一激灵，一下把它抽了出来。

不出所料，还是那四个字！





“这谁呀，这谁呀这！”思凡霍地站了起来，“烦不烦哪！”

“呼错了呗。干吗这么激动啊，你今天甲亢吧？”

“你瞅瞅，这人有病！”

“怎么，性骚扰？”小病号笑着接过BP机仔细看，逐渐笑容消失，拧起了眉：

“思凡你看，这收报时间。”

“收报时间：0年12月25日0:00……”

“这不是耶稣诞辰吗？有人开玩笑。”

“嗯……收报时间是自动显示的，没法做手脚呀？”

“那，那就是寻呼台的系统出问题了。”

思凡没有搭话，想着。忽然站起身：“我去呼自己一个。”

“高。”

电话前面，思凡有些紧张，如果排除了寻呼台的问题，那又将意味着什么呢？犹豫了一会儿，他还是拿起听筒，郑重地拨了号码。

通了。

“您好，光迅寻呼。”

“你好，请呼3675。”

“你贵姓？”

“啊……”换了一个耳朵，“孟。”

“请留言。”

思凡一字一顿：“你，今，天，出，什，么，毛，病，啦？”

电话另一头沉默了一下：

“就这些吗？”

“对。”思凡谢谢都忘了说就匆匆挂断了。

“哗哗哗……”只几秒钟的时间，信息就传到了。

赵松赶忙打开来看，一边轻声读着：

“你今天出什么毛病啦？”一停，望着思凡：“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？”说着摇摇头，继续读，“收报时间，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，十五点三十五分……”

看表：

“分秒不差嘛。”

思凡也正把目光从自己的表上移开，眼神黯淡，嘴角抿撇着，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无奈相。

四

同学们把赵松送到家，说明了一下情况，就都各自回家了。赵松的家长是明理的，并没有过多地纠缠思凡的责任，只叫他们以后玩的时候要多加小心。思凡却很自责，结结实实赔了半天不是。

思凡到家时，已是晚上八点多钟了。

家里只有孟池韵一人在忙晚饭。

“妈呢？”

“你妈今天回不来了，她们科出事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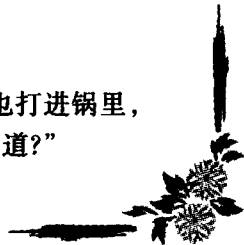
“出事？什么事？”

“不太清楚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孩子……”

孩子！思凡顿时觉得这事和自己有关系，急切地跑进厨房：

“什么孩子？啊？是不是个男婴？”

教授被儿子突然的激动吓了一跳，鸡蛋壳也打进锅里，忙用筷子挑，一边说：“你妈没说。怎么，你知道？”





“不知道，什么时候吃饭？”

“就吃。”

回到自己屋子，思凡疲乏地把BP机解下来，没好气地扔到床上，接着身子直挺挺地仰倒上去。当身体随着席梦思上下颠动，他的思想也好像飞出了自己的躯壳，慢慢地旋转，旋转。

就这样享受了一会儿飘的感觉，他侧过头，耳边是他曾心爱的“摩托罗拉”，小东西静静地躺在那里，仿佛嘟着个小嘴在生闷气。是啊，它并没有错，它只是一个传话的工具。

那么，究竟是谁在捣鬼呢？

外间传来爸爸的声音：

“儿子！快来看，你妈上电视啦！”

思凡一个翻身站起来跑出去。

电视上是一个高挑漂亮的女主持，旁边是张慧珍护士长，穿着工作装，显得宁静而娴雅，只是脸上很多憔悴，很累了，眼里有些许泪光，刚哭过似的。

“本台刚刚接到的消息，本市克患医院妇产科发生了一件怪事，有一名护士在看护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时，被该婴儿电死。我们请该院妇产科张慧珍护士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情况。”

“这名男婴是前天我们科护士丘亚莉在回家的路上捡到的，当时很虚弱，经与院里商议，暂时在科里护理。没想到昨天夜里，小丘在病房巡视时，就被……”

护士长说不下去了，女主持人马上接了过来：

“谢谢张护士长。另外我们还请来了负责此案的刑侦处郭副处长谈谈现场情况。郭处长，您请。”

郭处长是个精干的中年人，眼睛深陷而有神，说话也快：

“啊，是这样的，现场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，门窗完好，已排除外人入室行凶的可能。死者面部呈现恐怖的神态，头发竖立，像是被吓死的……不过呢，死者眼睛周围有烧伤的痕迹，但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是电击身亡。”

说完向主持人点了下头。

“好，谢谢郭处长，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我们的摄影师发现的，他发现我们无法将这个婴儿摄入镜头，无论调整灯光或拍摄角度都无济于事。我们公布这则新闻，也是希望电视机前的科学工作者们能作出一些合理的解释，帮助尽早破案。这是本台记者肖幻在现场为您报道的。”

镜头一转。

“本市副市长卜福拜宴请美国客人……”

电视机里面花花绿绿，而思凡早已顾不上理会。他知道这件事一定和他有关，一定的，这是一种感觉，但仿佛很真实。他的脑袋渐渐热起来，气息也有些局促，嘴里在不停地磨着牙。

与此同时，赵松也正躺在家里看新闻。他认识思凡的妈妈，所以赶快把自己家人叫来一起看，心里隐隐地慌。虽然他总是很乐观，但他不傻，他感觉得出今天的事并不能说是顺理成章的，加上这则新闻。赵松真的有些为思凡担心了：BP 机上的信息，不能理解成是思凡妈妈呼的。第一，不成句，很费解，一个男婴，怎么样？不知道；第二，收报时间很蹊跷；第三，思凡妈妈一天都忙乱得不可开交，不可能一次一次呼个怪信息给儿子。思凡的掌纹又突然地改变了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，事业、爱情、寿命三条线的排列很怪，像个